

## 第一六六章 有尊嚴的生存或死亡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（請不要批評劉翔，至少是在慶餘年的書評區。沒有人是容易的，更別弄什麼陰謀論，現實有時候或許比更離奇，但至少離奇的合符邏輯，俺及俺鬱悶一天的姐夫依然一如既往支持他...）

看著遠去的馬車，聽著四周隱隱傳來的喧嘩之聲，範閑稍微放了些心安。安排滕子京去二十八裏坡慶餘堂，便是要趁著此時京都的混亂，想方設法，將慶餘堂的那些老掌櫃們接出京都，散於民間。

這不是範閑突然生出的念頭，而是從一開始，他所擬定的計劃中的一環。這些老掌櫃對於範閑來說很重要，而他們腦中對於內庫工藝的掌握，和那些機密的熟悉，對於慶國來說更為重要，皇帝陛下雖然念著舊情，留了他們一命，但絕對不會讓他們離開京都，落入到別的勢力手中，從葉家覆滅至今，已有二十年時間，如果想要把那麼多老掌櫃統統帶出京去，基本上是一個不能完成的任務。

可是長公主和太子的謀反，京都的混亂，則給一直苦心經營此事的範閑，留下了一個大大的機會。京都眾人皆以為陛下已死，宮中亂成一團，京都大亂，一抹亮光現於範閑眼前。

隻是他現在著實沒有什麼人手可以利用，加之後來隱約猜到陛下可能活著，他便將這個計劃暫時停止。然而太平別院裏。長公主最後附在他耳邊說地那幾句話，促使他下了最後的決心。當然，即便沒有長公主的那些話，範閑依然會想方設法利用當前的局勢。

皇帝陛下和長公主的爭鬥從一開始就在另一個層面上進行著，而範閑雖然一味沉默，似乎隻是一個被擺動的棋子。其實也有自己地心思。

他料準了京都必亂，選擇混水摸魚，火中取栗，目光與手段著實犀利。

不及安撫悲傷之中的婉兒，範閑轉身出了府門，長公主的遺體此時便擺放在後園一座幽室之中，他要回皇宮處置一些更緊要的問題，既然知道了皇帝陛下安好無恙的消息，在整件事情的安排上，他必須要做出一些強有力的調整。

不料剛一出府門。便有一隊騎兵踏塵而來，範閑眯眼去看，不知是誰的部下，如今京都局勢早已大定。定州軍掌控宮外。葉重極老成地將皇宮的防禦重新交給了大皇子，城內已經沒有成建制的叛軍。

來地人果然是定州軍，一名渾身血汗的校官拉停馬韁，連滾帶爬跑到範閑身前，惶急說道：“公爺，大帥有急事通報。”

慶國猛將牛人無數，各路大軍都習慣性地稱呼自己的主將為大帥，就如征西軍舊部稱呼大皇子一般，這名校官既然是定州軍的人。口中地大帥自然指地是葉重。範閑一驚。心想莫不是京中又出了什麼變數？他本來此時就急著要見葉重，也不及多說什麼，一拉馬韁。隨著那支小隊騎兵向著東華門的方向駛去，沿路沉默聽著，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。

範閑聽著那名校官的講述，才知道自己在太平別院的時節，葉重已經找了自己很久原來太子承乾竟是被葉重堵在了東華門下，此時兩邊對壘，正在進行著談判，不知為何，李承乾要求自己去看他。

葉家雖然忽然反水，但叛軍依舊勢大，殘兵的戰鬥力也不可小覷，範閑根本沒有想到，太子竟然會被困在京都，此時看上去大勢初定的城內，原來在安靜的某處城門下，還隱著如此凶險的對峙。

他的眼瞳微縮，倒吸一口冷氣，如果叛軍被逐出京都，一旦野戰起，與自己沒有絲毫關係，自然由葉家及忠於陛下地各路軍方接手，可是被堵在了東華門？太子為什麼不衝出去？

一麵微慮思考著，馬蹄卻未停止，沒有花多長時間，強行驅散開往正陽門方向擁擠出城地京都百姓，範閑一行人來到了東華門前。

東華門前一片安靜，死一般的安靜，被城門司及定州軍圍在一整條長街上的秦家叛軍，緊緊握著手中地兵器，緊張而慌張絕望地看著四周的軍隊。

叛軍正中央，秦家幾位家將的臉色已經變得十分難看，雙方在東華門下已經對峙了整整一個時辰，在太子的強力約束下，叛軍沒有向東華門發起總攻，也沒有向定州軍發起反突圍。而率領定州軍包圍此地的葉重，也展現了異常良好的耐心，就這樣消磨著時光，等待著太子要求必須到場的範閑到來。

葉重耐心好，叛軍的將領卻是度日如年，汗水唰唰地在臉上流過，然而他們也不敢輕動，因為敗勢如山，真要戰起來，隻怕活不了幾個人，但他們也不知道太子殿下究竟在想什麼，事涉謀反，哪裏還有活路？

眾人拱衛中的太子李承乾，表情顯得格外安靜，隻是有些憔悴，並沒有太過慌張，直到看見遠遠駛來的範閑，才歎了口氣，似乎心定了一些。

定州軍騎兵如波浪一般分開隊伍，範閑單騎從街中馳過，來到了葉重的身邊，看了對麵的太子殿下一眼，皺了皺眉頭，不知該說些什麼，轉而偏頭，湊在葉重耳邊輕聲說了幾句什麼。

葉重的麵色一喜，眼睛也亮了起來，旋即便是一陣心悸，知道自己先前的保守，給太子留的時間，算是對了，既然皇帝陛下大難不死，那謀反的太子該如何處理，應該交由皇帝陛下聖斷。

雖然是位謀反地廢太子。可依然是皇帝的兒子，葉重身為二皇子的嶽父，自然不願意太子就這樣活生生死在自己手裏。

範閑抬眼看著太子，太子回望著他，發白的嘴唇微抖，似乎終於下了極其重要的決定。嘶聲緩緩說道：“你來了？”

叛軍繳械投降，成為定州軍刀槍所向的階下囚，秦家幾位家將也一臉絕望地被擒拿倒地。京都地戰事暫時告一段落，葉重率著大軍，護送著一輛黑色的馬車，往皇宮的地方駛去。

黑色的馬車是監察院第一時間內調過來的，此時的馬車中坐著兩個人，一個是範閑，一個就是太子李承乾，兄弟二人坐在幽暗的車廂內。許久都沒有人開口說第一句話。

“我答應你的第三個條件可能有問題。”範閑眼簾微垂，用一種抱歉的語氣說道：“如果我辦不到，你不要怪我騙你。”

太子李承乾不願意無數叛軍無辜士兵因為自己的緣故送命，以極大地勇氣投降。而他要求範閑親自前來答應了他三個條件。才肯束手就擒，因為李承乾清楚，在此時的京都，手握父皇遺詔，又有絕大多數人支持的範閑，比起擁有大軍卻心中暗謹的葉重來說，說話更有力量。

隻要範閑肯答應自己，朝廷裏就沒有人會再為難這些普通地士卒。此時聽到範閑這句話，太子承乾以為範閑反悔。盯著他地眼睛。憤怒說道：“為什麼？”

“一般的士卒性命我可以爭取一下，但我也不能保證他們能活下來，雖說他們隻是些炮灰。可是...這是謀反，慶律雖不嚴苛，可也沒有給他們留下活路。”

太子聽不懂炮灰一詞，但能猜到是什麼意思。

範閑望著太子有些蒼白的臉，歎了一口氣說道：“至於那些參加到叛亂的官員和將領，我是一點辦法也沒有。”

“我知道他們也活不了，但至少希望你不要株連...都是大戶之家，一旦殺將起來，隻怕要死上數萬人。”

李承乾的臉色有些陰沉，希望範閑能再次承諾，畢竟先前在兩軍之前，範閑是親口答應了的。

“抄家滅門，還是株連九族，這不是我能控制的事情。”範閑的眉頭皺的極緊，片晌後說道：“就像先前說地那樣，答應你地事情，我會盡量去做，但究竟能保住多少人，我...無法保證。”

範閑的眼前浮現出一副畫麵，無數的人頭被斬落，無數地幼童被摔死，無數的達官夫人小姐被送入官坊之中，送入營坊之中，永世不得翻身，縱使他是個冷血之人，一旦思及京都馬上便要來到的慘劇，依然生出了些許涼意。

男人們為了自己的權利官爵而謀反，最後承擔悲慘後果的，卻不止是他們，還有他們的妻子，幼不知事的兒女，甚至是老家的遠房親戚，抑或是很多年前的朋友...

李承乾渾身顫抖著，一手攥住了範閑的衣領，蒼白微懼的臉上流露著難得的勇氣，低聲咆哮道：“如果不是你答應我，我怎麼會降？我怎麼甘心做你的階下囚！”

範閑沒有去掙脫太子無力的雙手，壓低聲音吼了回去：“不降？難道你真想在亂軍之中被人殺死？”

李承乾一怔，從範閑的話裏聽出了一些別的味道，攥著他衣領的雙手下意識裏鬆開來，顫著聲音說道：“我這個太子已經廢了，馬上就要死了，而你是監國，大學士們都支持你...就算平兒登基繼位，你也是帝師，你開口說一句話，誰敢不聽你的？”

範閑臉上的表情有些淡漠，開口說道：“陛下...還活著。”

李承乾驟聞此訊，雙臂無力地垂在了膝蓋之上，雖然葉重反水之初，他已經猜到這種可能性，可一旦真的聽到這個消息，依然難免震驚。

“她也死了範閑靜靜說出這句話來，然後側臉看著太子，隻見李承乾的臉愈發的蒼白，雙眼木然無神地看著車廂壁，久久說不出話來，他漸漸地低下頭，佝著身子，將自己地腦袋埋了下去。雙肩不停地顫抖著，發出一陣壓抑的聲音。

或許是被太子殿下的哭聲所激，範閑的胸中一陣煩悶，下意識裏運起天一道的真氣法門疏清經脈，不料行至膻中處，竟是無來由地一陣劇痛。他雙眼一黑即明，再也控製不住，一口鮮血吐的一聲噴在了車廂壁上，打地啪啪作響。

由大東山至京都，身受重傷，萬裏奔波，未及痊愈，強行用藥物壓製，又經歷了無數次危險的廝殺，他終於支撐不住。傷勢爆發了出來。

太子此時的心情全部被父皇活著的消息和姑姑死去的消息包圍著，根本沒有注意到範閑的情況，埋著頭陷入了無盡的悲傷。

範閑抹了抹嘴唇邊上的血滴，喘了兩口粗氣。看了一眼身旁這個家夥。忍不住搖了搖頭。李承乾和他的年紀相仿，又不像自己擁有兩世的生命，算起來隻不過是一個年青人罷了。

就這樣，車內地兩兄弟一人吐血，一人哭泣，黑色的馬車進入了皇宮。

包紮完傷勢的大皇子，沉默地將馬車直接領到了後宮，東宮的門口。範閑與太子下車，走了進去。這座東宮一直是慶國皇位接班人地住所。而如今，卻真正變成太子地牢籠，或者說是日後的墳墓。

大皇子與太子輕聲說了幾句什麼。看了範閑一眼，便轉身離開。此時的東宮一個人都沒有，隻有外麵的禁軍士兵在巡邏著。

範閑沒有太多時間去和太子說些什麼，捂著胸口，直接對他說道：“你隻有一天的時間。”

李承乾愕然抬頭，此時似乎從噩夢中蘇醒過來，怔怔望著範閑，不明白他在說什麼。

“陛下應該後天便會回京。”範閑平靜地看著他，“這座東宮當年就曾經被你放火燒過一次，我想東宮再被燒一次，也不會太讓人意外。”

李承乾臉色一下子就變了，盯著範閑的眼睛，似乎是想確認他到底在說什麼，嘴唇動了兩下，卻沒有發出聲音來。

見他沒有接話，範閑低頭陰沉說道：“\*\*而死，對於你不是難事...”沒有等他把話說完，李承乾已經是冷漠地搖了搖頭，說道：“然後你趁著火勢，把我救出皇宮，把我送到一個沒有人知道的地方？”他看著範閑，眼神非常複雜，“我不知道你為什麼會忽然變成如此溫良的一個人，”

“不用謝我。”範閑說道：“隻不過長輩們習慣了安排一切，但我不大習慣。”李承乾困難地笑了起來，說道：“我還真是有些看不透你...”

“你知道我是個無情之人，難得發次善心。皇後也死了，你應該恨我才對，如果你想活下去，今天晚上放把火。”

“要冒這種風險，不像是你的作風。”

“我這一生陰晦久了，險些忘了當年說過自己要掄圓了活，經歷了這麼多地事情，我才明白如果要活地精彩，首先便要活出膽魄來。”

範閑不再看他，轉身離開這座寂清的宮殿。

李承乾怔怔地看著他的背影，不明白他為什麼會忽然如此好心，眉頭漸漸皺了起來，悲哀了起來，長歎息了一

聲，就在這座闊大宮殿地地板上躺了下去，臉上浮出超脫的笑容，四肢伸展，似乎從來未有如此放鬆自由過。始終沒有燃起火勢，範閑一直在含光殿的方向，冷眼注視著那處的方向，確認了東宮的平靜，他搖了搖頭，心中微感淒涼，皇帝大約後日便會抵京，所有的一切又將回到那位強大帝王的手中留太子一條性命，不是範閑臨時起意，也不是他有婦人之仁，而是一種物傷其類的悲哀感作怪他與太子，包括老二，其實隻不過是皇帝陛下棋盤上的棋子，是被命運或是長輩們操控著的傀儡。

太子已然沒有任何力量，他的死與活，對於範閑來說沒有任何關係。太子是個好人，這是很久以前範閑就曾經對陳萍萍說過地話。從別宮外麵道路上的第一次相遇開始，這位太子殿下留給範閑的印象就極為溫和，尤其是最近這兩年，雖然爭鬥不止，可是又算什麼呢？範閑能夠遣十三郎去護太子南詔之行，此時便敢放太子一命。

如果範閑要擺脫身後的那些絲線。保李承乾一命，就是他用力撕扯的第一次表態，如今皇宮盡在他手，以監察院的偽裝現場手段，以陛下對於太子性情地了解，用\*\*而死的由頭，神不知鬼不覺地瞞過陛下的眼耳，並不是難事。

隻是太子如同長公主一般，心早就已經死了，對於心死之人。範閑自然不會再愚蠢的強行冒險做些什麼，能有此動念，就足以證明草甸一槍之後，他的心性...已經改變了太多。

入夜。宮燈俱滅。城外依然未曾全部平靜，皇城之內卻是鴉雀無聲，黑沁沁的天，籠罩著宮內平坦的園地，四處駐守的禁軍與監察院官員，站在原地不動，就像是雕像一般。

“誰？”含光殿內響起一聲極其警惕的聲音，一位宮女點亮了宮燈，看清楚了麵前的人。趕緊跪了下來。

範閑揮手示意她起來。吩咐她將所有地宮女太監都領出含光殿去，此時還沒有太多人知道皇帝已然在回京的路上，範閑身為監國。身為三皇子的先生，等若是真正的皇帝，整個皇宮暢行無阻，沒有一個人敢對他地到來表示疑惑。

一盞昏暗地燈光亮起，所有的宮女嬪嬪衣衫不整地退出宮去，範閑一人漫步在闊大的宮殿之中，緩緩走到鳳床之前，看著那位躺在\*\*的老婦人，不等這位婦人怨毒的眼神投注過來，範閑右手輕輕一抹，自發中取出一枚未淬毒的細針，紮進了老婦人的脖頸上。

看著昏睡過去的太後，範閑蹲下身子，鑽進了鳳床之下，摸到那個暗格，手指微微用力，將暗格打開。

三年前，他就曾經夜入含光殿，用迷倒殿內眾人，從這個暗格裏取出箱子的鑰匙，複製了一把，當時暗格裏還有一張白布和一封信，但因為時間緊迫，無法仔細察看。今天這暗格中有一把鑰匙，一張白布，但那封信...卻不見了。

範閑手中拿著白布，細細地摩娑著，陷入了思考之中，卻始終沒有什麼頭緒。半晌後，他重新將白布放入暗格之中，小心擺成原來地模樣，然後站起身來，坐到了\*\*太後地身邊，取下了她頸下的那枚細針。

太後一朝醒來，雙眼便怨毒地盯著範閑，似乎要吃了他。已經一天一夜了，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動也無法動彈，感覺著自己本來就已經不多的生命，似乎正在不停地流出體外，那種恐懼與憤怒，卻又無法發泄出來，真是快要瘋了。

“陛下後天便要返京，我來看望皇祖母。”

範閑望著她，半晌後說道：“是不是很吃驚？這才知道自己前些天犯了多大地錯誤？”

太後的眼神裏一片震驚，如果她早知道陛下還活著，京都裏的局麵一定不是現在這種，然而她的眼神在震驚之後，帶上了一抹喜色。

“不要高興的太早。”範閑拍了拍她滿是皺紋的手，和聲說道：“我會讓陛下見你一麵，你就死去，相信我，即便陛下是天底下最強大的人，可是在醫術這方麵，他不如我...不信你可以試一下，你這時候已經能說話了。”

“如果您想有一個比較尊嚴的死法，而不是現在這樣，就請回答我幾個問題。”範閑說道：“那封信是誰寫的？寫的內容？還有就是...老秦家和二十年前那件事情，究竟有什麼關係？”

長公主臨死之前讓範閑去問陳萍萍，而他選擇了簡單直接粗暴地訊問皇太後。

“不要覺得我冷血無恥，想想二十年前，你們這些人曾經做過什麼。”範閑低頭說道：“出來混，總是要還的，你貴為太後，隻怕也逃不過天理循環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

CopyRight © 2010-2019, quanben-xiaoshuo.com All Rights Reserved, Powered By 全本小說網